

荊棘叢中花盛開

羅曼羅蘭

ROMAIN ROLLAND

作品選



貝多芬傳・米開朗基羅傳・米勒傳

生命是一首含著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的歌曲，
用心的人，必能彈奏出美妙的生命之歌。

Nobel

典藏諾貝爾 03

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

典藏價

169元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
瑞典學院編纂

荊棘叢中花盛開

羅曼羅蘭

ROMAIN ROLLAND

作品選

NOBEL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荊棘叢中花盛開-羅曼羅蘭作品選/環華館編著，--

臺北市：環華百科出版社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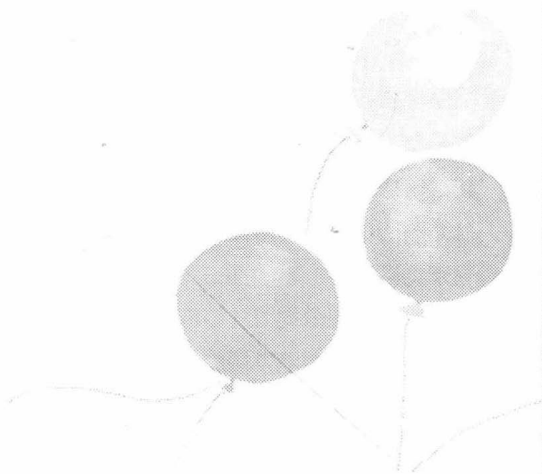
面； 公分

ISBN 957-459-184-0（平裝）

- 1.貝多芬 (Ludwing van Beethoven, 1770-1827) -傳記
- 2.米開朗基羅 (Michelangelo Buonarroti, 1475-1564) -傳記
- 3.米勒 (Jean Francois Millet, 1814-1975) -傳記

910.9943

90011821





目錄

❖ 前言——關於羅曼羅蘭.....	001
❖ 貝多芬傳.....	033
❖ 米開朗基羅傳.....	123
❖ 米勒傳.....	285
❖ 附錄——羅曼羅蘭著作.....	357

前言——關於羅曼羅蘭

「回想漫長的生涯是一種偉大的體驗與歷險。有時它甚至是一個家族或種族一切經歷的頂點；是回答漫步在世紀之撲朔迷離的過程的答案；是緩慢成長所體驗的果實；帶著它那些錯誤、成功、道德與罪惡的標誌。我想將自己生命中的謎，多少闡明一些。我要把它的意義顯示在別人和我自己的面前；因為，從我心中湧現來的慾望已經消沉，一切希望都幻滅了；我終於能用清明的幻覺和心情，回顧這一生中所走過的道路。」

我在介紹羅曼·羅蘭的生平及其作品之前，一開頭即引用了「內心的旅程」中之一段隆重而美麗的文辭。此段話若以「告白」稱之，似乎顯得太莊重了一點；然稱之為「自傳作品」，又不太適合。但是，我為什麼要探究這段話呢？因為，羅曼·羅蘭曾對我們說，這就是他「一生的夢想」。他所發現的新人生，就像一樁新婚約的光明面；因為，當時他正患重病，在日內瓦的湖濱新村，過著「幸福而充滿熱情的孤獨生活」；這可能是一九二四年以後的事情。有關這一點，必須查對他所寫的「日記」，或是詢問在本書中出現的「我遐想的伴侶——新村的老胡桃樹」才知道；然而，它是否還存在世上？日記中所記載的事情，有些並不甚準確，如同列曼湖的玫瑰色濛霧一般，帶著一種魔術般的性格；尤其

羅曼羅蘭

Romain Rolland



是羅曼·羅蘭所說的這一段話——「在精神躍動的情況下，我記下親愛的死者；並在面臨死亡的日子裏，訪問我所愛的人們的回憶。這種飛躍的精神，究竟會將我帶往何處？我信筆所至，隨意抒寫，也不知何時才會擱筆。」

世紀之歌

偉大音樂家的靈魂正在顫抖；不必去想這些文章，包括死者與生存的人。在這個世紀裏，家族歌曲竟也會喚醒一些事情，怎能不令人驚嘆呢？本書被深深地憎恨著，就如同他是一個背叛同胞、出賣祖國，將自己的威信攪得亂七八糟，而又傲慢的人；然而，他真是這樣的人嗎？

不要掛慮任何人，而應該讓問題公開出來。貝奇（註①）在未戰死之前，對於自己的心情與種族，不是用別的方式來反問自己嗎？還有，大地與死者巴雷斯（註②）本身，是否能感覺到「所愛的人們的影子」就在自己身旁呢？

有關這一點，正可做為羅曼·羅蘭那種深奧之獨創性的顯著實例。當他被自己的獨創性鼓吹之時，他的表現卻像先知或使徒那樣，顯得漠不關心，只是朝應走的道路行走。他的法則只有一個，就是自己的「誠實」。他在外表上，有時表現得相當矛盾，因而被認為精神狹窄之人，而遭受責備，但他根本不加理





羅曼羅蘭

會；這種氣質是相當難得的。這種事情若發生在一般人身上，一定會立刻挺身而出，與之對立。然而，他將實際人生所具備的各個要素與靈感，化為一致。就像今日在許多嚴厲的爭論戰結束之後，他還是很忠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。約翰·貝爾托蘭·巴列耳在其所寫有關新紀元（註③）的論文中，曾引用很好的句子；他以「根」與「息」為主題，來表現羅曼·羅蘭的生涯和作品；從頭到尾都互相連貫。樹木在根柢下尋求糧食——土壤，使其枝葉繁茂；對於「樹木」之象徵的詮釋，羅蘭與保羅·克羅德相同。克羅德對其初期戲劇的命名，就選了這個美麗的標誌，首次閱讀，或已看了好幾次「高拉·布洛寧」（註④）這本書的人，在閱讀此書時，一定會被帶進從頑強種族度過的黑暗面，一直昇到今日普及世界之智慧的自由冥想中；然而，我認為，這種深刻的主题，不僅會完全調和，甚至將化為一致。

現在，我要開始寫他的重要事蹟了。由出生地克拉麥西到去世地點傑茲列，及位居其間的墓地所在——雷伍（註⑤）小村。在那高貴而樸素的墓碑上，雖只刻著幾個表示年代的數目字——一八六六——一九四四；卻已將他的生涯和光榮事蹟表露無遺了。這種平墓碑在許多紀念物中，雖然是最不起眼，卻也是最驕傲的——在歷史上，能在人們心中佔一席之地名字，只有這種歷經鬥爭與批評的名字。此外，「回想漫長的生涯是一種偉大的體驗與歷險」，也使我们憶起，



羅曼·羅蘭在死前所寫的作品《貝奇》，開頭的那一段話：「漫長的生涯對我一生之眾神的報仇，不管有多少試煉，都是眾神的恩惠。」這是羅曼·羅蘭的靈魂當中，所表現的宗教信仰。在他的心中，小小的眾神並沒有存在；他所喜歡的，是比那個大好幾倍的東西。

一般的傳記作家對於年代都漠不關心；有時他們甚至認為，這是戶籍人員所寫，而被記載在出生或死亡證明書上的數字而已；殊不知這種容易而詳細的事實，常令讀者雀躍不已；而對於無法肯定，令讀者產生錯覺的事情，也可以加以證實。同時，這些詳細的事情本身，往往帶著憂愁，而令人感到痛心。

祖先

羅曼·艾得蒙·保羅·艾米爾·羅蘭，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誕生。其父艾米爾·羅蘭，祖先三代都是名律師。其母安特瓦列·瑪莉庫羅，也是律師的女兒，又是鐵匠的孫子。他的出生地克拉麥西，位於法國中央之尼微魯涅的布根地區。他父親將他命名為羅曼，以及保羅·艾米爾，就是希望他像普魯塔耳喀斯（註⑥）的英雄那樣，擁有羅馬市民，亦就是世界市民之資格的雙重天職。他的祖先雖是持有盾形標誌的名律師，但他遠離律師的行業，對於文學界





羅曼·羅蘭

Romain Rolland

來說，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情；因為，律師的行業雖然高尚，卻往往抹殺了最美麗的藝術，或文學的適應性。這位少年雖出於美麗而強壯的種族，但他出生還不到一歲時，由於一位年輕女傭的疏忽，將他放在寒地中；而他雖倖免於死，卻使健康受損；氣管也因而變得相當敏感，常感呼吸沉重。從那時起，他就一直和寒冷搏鬥。

然而他的那種天才力量的覺醒，是不是在這種種的威脅之下產生的呢？

勤勉向學

羅曼·羅蘭的母親是一個細心、很有天分，且設想週到的婦人；而羅曼·羅蘭本身則具有強韌的生命力；他天生就非常快活，很像克拉布魯尼翁的父親。但我想說的是，他是屬於母親的孩子；因為他很有才幹，做事很細心；所以也可以說，他繼承了母親的個性；同時，他的母親也將對音樂的感覺以及思想，利用某種直接的理解力傳給他；像這種偉大，真正天才型的人，大部分都繼承父親或母親的天分。而他這種精神上的輝煌成功，如果在他前一代所形成的天賦中，明顯地以公式般的形式表現出來，也不會令人感到驚奇。他所接受的最好的遺產，就是精神上的遺產，但幾乎都被他隱藏起來；而相信由自己形



成自己。關於此類事情，有孩子，且持有此種想法的人，都應小心警戒。一般說來，天才的表露都是相當緩慢的；不管是在家庭也好，以前的時代也好，都好像在嚐試自己的天分一樣，因此進步非常緩慢。有的時候，被隱藏在父母身上的天才力量，往往在他兒子的身上，就被清楚地表達出來；此時，努力也將從遙遠的地方出現，但在開始的時候，並不會有很大的成就。舉幾個有名的例子——蒙丹與帕斯加、奇德他們在最初的三十年，都隱藏此種天分，但他們比同時代的人都要聰明。不管大眾相不相信，他們的確是擁有此種天才的。

而就羅曼·羅蘭個人來說，還有其他的要素——在他五歲的時候，他的第一個妹妹瑪德玲（註⑦），於三歲時因病死亡，但他一直沒有忘記她，且在他經常患病的幼年時代，當被肉體與精神的痛苦威脅，而有生命危險時，他常常能了解母親痛苦的心境。他比同年齡的小孩內向，又為了一種例外的使命，而被當作國王的孩子那樣被撫養長大。這位少年因身體虛弱而受到父母特別的照顧，同時他擁有一種徹底洞察事物的精神，在某種環境之下，很可能會成為一個聖者或神職人員也說不定。但由於事態的變遷——無法像這樣順利而自然地讓他精神活躍起來。他在克拉麥西學院學到很多東西；以一個年輕的人文主義者，同樣擁有驚人的天賦，以及古典的教養。

加上他的母親是個具有敏銳感覺的女性；她就像布露塔克絲那樣的女中豪





羅曼·羅蘭

ROMAIN ROLLAND

傑一樣，以全家人的命運當賭注，而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羅曼·羅蘭一人身上。這種情形在拘謹而保守的法國農村，可說是絕無僅有的。由於羅蘭不是一個健康的孩子，因而不能被送到巴黎某一所國立高中當寄宿生。為此，全家人冒著危險，搬到巴黎去；這一切都是為羅蘭一人而做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他的父親只好將一切權利賣給別人，而他的律師地位也隨之結束；只能在巴黎的不動產銀行裏當一名低階層的雇員。因此，他們的收入遽減，一家人乃陷入窮困之中。然而，羅蘭一直沒有離開母親的庇護，而且更加強與家庭之間的親密感。他在路易克蘭高中選修科學和修辭學的課程；後來他的父親也來了，然後第二個妹妹瑪德玲與外曾祖父也相繼加入。他這位外曾祖父有很好的教養；由於不願離開家眷獨自過著安詳的生活，乃犧牲在尼微魯涅的習慣與興趣、交遊等，而遷居來此。

像這樣的犧牲與決心，都帶著一股熱情。為了羅曼·艾得蒙·保羅·艾米爾這個少年，好幾世紀以來紮根在尼微魯涅的家族，斷然遷往巴黎，過著貧苦的生活。這對十五歲的少年來說，未嘗不是拿著全家人的生命當賭注；這在其他人身上是無法見到的。當羅曼·羅蘭在其生涯當中，發現了「某個家族或種族之經驗的歸納」時，他即確信，必須對家人有一正當的報答方式。光由這一點看來，我們就可充分了解羅曼·羅蘭這個人的性格了。



父親、母親、祖父、以及妹妹，在羅曼·羅蘭的作品群當中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；如《信仰的悲劇》、《法國革命劇》、《偉人傳》（註⑧）、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以及《被迷惑的靈魂》等巨大的交響詩，和行動與鬥爭的作品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未被發表的日記等等；在歷史上，有關精神與知性上的作品，是無法和它相比的。羅曼·羅蘭是一個自立的鬥士，也是一個肯冒險，而有自由意志的人。如果用理智的眼光來看他，他是象徵其堅強的家族——羅蘭·布魯紐家的社會理性與生命理性的。

早熟

不管是接受高等教育或其他個人的勤勉向學，這麼一個大家族的犧牲是否值得，實在頗令人懷疑。但無論如何，羅曼·羅蘭卻因此而獲得力量，拓寬了思想的領域，形成了自己的才能。為了吸引同時代人的注目，難道他非得完成正規的教育？先上路易克蘭高中，繼而上高等師範學院，再完成巴黎大學的學業不可？關於這個疑問，在一八八〇年時代，能答覆他心中所想的人，只有一個人——就是他的母親。她曾說——我想說的是，羅曼·羅蘭「有足夠的時間來反省長久的生涯」——這種說法表示她的想法正確。羅曼·羅蘭在許多人都已經枯



萎，而喪失靈魂的溫室中，學到很多東西。在這裏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，這位年輕人的健康情形雖然不佳，但他擁有驚人的知性與敏銳的觀察力；而因他自己的嗜好、創造的感覺，以及判斷的自由沒有被封鎖，乃能接受一切的事與物。我從未見過如此聰慧而多才的人；他在進入師範學校之後，其青春時代所寫的信與初期的文章，就已成熟得令人驚嘆不已。他是否沒有經過少年時代？或者是他那年輕的精神，繼承了母親成熟的精神？或許是因為他很早就接受偉大的古典教養，所以很快就能吸收別的東西，而將之變成自己的。關於這一點，就讓那些八卦者去費心好了。無論事情的重要性如何，許多傳記作家所無法斷言的問題，他都能先知先覺。學生時代的羅曼·羅蘭，就已經是個大文豪；他學習人文主義，就像呼吸那般自然，幾乎成為伊拉斯謨斯第二（註⑨），他選修歷史、音樂、音樂史，同時也選繪畫史、哲學、純文學、戲劇等等；對於每一種主題，他所秉持的態度往往是毫不關心，或是以相反的論調，去做深入的探討，好像所有的學科都不能難倒他似的。在別人被某一學科所困，如同在滿佈石頭的路上爬行的牛馬那樣，正耐心地或絕望地工作時，他卻像一個大學者般，一開始即愉快地將他的探究領域擴展開來了。



羅馬假期

羅曼·羅蘭在二十三歲就獲得了歷史系講師的資格，並被任命為羅馬的法國學院研究員；那兩年的時間，可以說是他的羅馬假期，他在這裏認識了社交界的許多名人，但是，這不只是保羅·艾米留斯（註⑩）時代或者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社交界。一名年高七十，並有寬大胸懷的女中豪傑梅琛葆夫人，將其青春時代的寶貴經驗教給了他，又將她與全歐洲的朋友來往的經驗告訴他，使他從大學的象牙塔裏走了出來。此外，梅琛葆夫人又讓他了解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，至華格納之「極樂」的一切精神上的主流，使他陶醉於音樂中，成為人文主義的王子，而學到真實的義大利，創造最初的戲曲作品。後來，他的夢想變成了第一部長篇音樂小說的構想，那就是偉大的巨著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而幾十年後的今天，首次閱讀或重新閱讀此書的人，一定會體驗出本書給予人的崇高感動和高昂的歡樂，而久久不能忘懷。

偉大的處女作

羅曼·羅蘭在二十五歲的少壯時代，即已具備豐富的學識，並且獲得種種資格。然而，由於經過激烈的活動，使得他身心疲憊，乃又回到巴黎，為了虛



羅曼羅蘭

弱的身體，申請一年的休假。在這段期間，他趁機寫作，同時構想新的作品。一八九二年十月，他與法蘭斯專科學校的文獻學者米歇爾·布雷耳的女兒葛蘿吉兒·布雷耳結婚，這對年輕的夫妻隨即遷往羅馬。在羅馬的幾個月中，羅曼·羅蘭開始著手整理資料，然後費了兩年的時間，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——《近代抒情劇的起源——路易與斯卡提拉提以前的歌劇歷史》。一八九五年六月，他在其論文的公開審查席上，順利地主張自己的說法；而由於這一點的成功，遂被聘為講師，講授藝術史。十一月開課時，課堂上幾乎座無虛席，因為學生們認為他是年輕一輩的學長中，最能引導他們走上正確道路的老師，不幸的是，熱心的教學工作使得他的健康大大受損。在那段期間，他陸續續寫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戲劇——《聖路易》、《約翰的筆》、《哀爾帝》、《群狼》、《理智的勝利》、《丹東》、《七月十四日》、《機會的來臨》等等；遺憾的是，這些戲劇沒有被任何一家戲院或劇團採用。因為，長久以來，觀眾們已習慣於那種通俗喜劇，以及毫無意義的歌劇，而對這些東西失去興趣，因此，在好幾年中，羅曼·羅蘭從未看過他的作品在舞台上上演，說這個時代奇妙，真是一點也不假，在那個人人醉心於戲劇的時代，卻對於羅曼·羅蘭與克羅德的作品置之一旁，不屑欣賞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對羅曼·羅蘭來說，一九〇一年是非常殘酷的一年，因為他與結褵九年的



妻子離婚；他在寫給好友路易·吉雷的信中，曾說過這樣一段話——「我不得不與我所愛的人分離，因為，在我們的人生中，任何一個都不值得為另一個人犧牲，我們兩人的目標是互相對立的。」而在十月十五日，那天，他又很悲傷地說了下面一段話——「好幾個月以來，我的內心裏就充滿哀傷，但我已無法再流一滴眼淚，同時，我的心裏突然從極度的痛苦當中產生一種歡樂，因為我發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自由，而能夠感覺到自己的意識——我對人生一向漠不關心，也無所期待，更不認為我對人生將有何作為（不管人生對我有多大的敵意，我已對它無可奈何）——現在如果能讓我發覺，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，有一個值得我與他握手的朋友，而讓我感到自己不是一個孤獨的人的話，我將感到無比溫馨與幸福（註⑪）。」

在此處，正可看出羅曼·羅蘭那種不變的態度、苦惱，以及英雄式的友愛。他在這裏所用的形容詞並不過份，因為，扣住人心是他所使用的一種方法。他在六天之後，又將這個年輕的女孩當作自己的朋友，而在以後的長期歲月中，也將她當作一個知己的女朋友，他曾寫了一封信給她，大意是說——

「目前我為了工作需要，必須用許多時間寫作，因此，我每天都要看好多參考書，諸如其他作家的作品，或者有關藝術家生涯的作品。近日來，我的心情非常平靜，一點也不焦躁，可能是因為我已頓悟人生的緣故，我現在所抱持的





羅曼羅蘭

Romain Rolland

面對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

我不知在前面引用那麼長的一段文章，是否應該向大家說一聲抱歉，但我

態度是，我或許會在明天死亡，或者再繼續活五十年也說不定，因此我能坦然地面對人生。我覺得我現在並不是在寫作，而只是將自己的人格擴大，把不平的地基重新整理好，讓空氣與光線進入家中的每個角落；同時，我忽然發覺自己對世界的視野逐漸擴大，而發展到一個新階段。這一年來，我察覺心中的許多東西已變得成熟許多，我一面行動，一面凝視過去擴大的各時代，去體會樂趣。又覺得自己存在於本世紀中，卻打破了人生界限，與世上的一般法則連接起來，並依照自己的精神、意志，以及力量去運用歷史，這實在是一種令人驚奇的力量。在好幾百個人的存在當中，利用幾個小時的時間，把最好的加以同化，再從其中挑選最偉大的人們，這些人經過了痛苦與歡樂的歲月，終於有了結果，這是因為能用自己的眼睛，將好幾個世紀看透，而將時間和空間廢除的緣故——對於這種靈魂來說，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自由……在無邊的海上，靈魂正在漂流，沒有人能夠攔住他；他將新鮮的氣息吸入胸中，隨著四周水平線的擴展，靈魂本身也隨之擴大了……（註⑫）